

移官

甲子四月乙巳下史館供事監生汪火言
于



詔獄文言者原名守泰。徽之休寧人也。初克本
縣門役。繼為庫吏。犯罪走京師。因親原任
中書黃正賓薦至內璫王安門下。關通賄
賂。妄干朝政。事露。府丞邵輔忠叅送擬徒。
其黨庇之。復改今名。潛匿黨所。值

移官

甲子四月乙巳下史館供事監生汪文言
于

詔獄文言者原名字泰。徽之休寧人也。初克本
縣門役。繼爲庫吏。犯罪走京師。因親原任
中書黃正賓薦至內璫王安門下。關通賄
賂。妄干朝政。事露。府丞邵輔忠參送擬徒。
其黨庇之。復改今名。潛匿黨所。值

皇考賓天王安以夙憾

康妃捏造垂簾等語潛令文言授意于科臣楊漣惠世楊周朝瑞臺臣左光斗等令張大其事區畫已定乘

皇上在

慈慶宮安假傳旨逼逐

康妃同

皇八公主跟蹌出宮漣等公然以定策自居

文言因是益恣先後銓臣周嘉謨趙南星憲臣高攀龍等皆與之昵或暮夜往還

人密語文言乘機關說寵賂日章時漣已躡陞左副都御史光斗已躡陞左僉都御史化中掌河南道大中擠吏科都給事中阮大鍼去而奪其位已而銓臣南星創為一省兩銓司之例調職方郎鄒維璉為稽勲郎中旋為考功于是給事中傅樾因爭維璉不宜調吏部大不悅于南星輩遂疏論光斗大中貌醜心險色取行違呈身小

人甘心失節。文言以庫胥竊藏擬戍潛逃。父事王安。交通內外。事露擬配。未盡厥辜。復改易名字。營納中書。光斗身在憲府。不能追論。而引爲腹心。大中職忝諫垣。不行驅除。而助其資斧。自是血脈潛通。機鋒迸露。相與招搖都市。攬泊陞遷。一借權璫爲名。而群姦實收其利。一借銓衡爲市。而端人反受其名。長此陵夷。害且貽國。疏上。

詔下文言于獄。令嚴訊之。

史臣曰。文言市非無賴。閭里不齒。此何許么膺。而一時標榜。自號爲正人。君子者。盡入其牢籠。資其援引。差乎士風至此。寧復知人間羞耻事乎。罪惡旣盈天。奪其鬼假手。傳檄首發姦狀。雖黨與寔繁。刑章未正。而群姦罪惡已無所逃于天地間矣。

丙午大學士葉向高疏乞歸。因言內閣辦事監生汪文言。實臣具題。光斗大中之善。

三朝要典 卷二十三 三
文言尚屬曖昧。而臣之用文言。則事跡甚明。無可推托。願

聖明詳加照察。毋聽單詞。是日。僉都御史左光斗。都給事中魏大中。俱疏辯交汪文言。大中云。文言游于縉紳間。江右縉紳多與之交。不獨臣一人。光斗云。汪文言之昭雪。則前司寇總憲。其題授中書。則閣臣葉向高所引。臣不聞也。

上皆置不問。記事推臣趙備。罪亦極。功敵。掌獄。文言僅獲杖而歸。

六月己丑。

上召禮部官至

文華門。令司禮監傳

諭

先帝選侍傅氏李氏。誕育皇妹。撫養劬勞。尚未封號。朕念皇妹年已長成。且婚期在邇。禮部便查例具儀來行。已而禮臣林堯俞奏。謂

皇六妹婚期已近而

皇八妹婚期尚遠

選侍李氏似不宜封况當

皇上登極之初移宮之際議論紛紜封號一節

宜俟

皇八妹選婚之日另議無庸汲汲為也唯具

選侍傅氏封號上

請

上不聽命一併舉行

命大學士顧秉謙朱延禧捧

册封

光廟選侍傅氏為

懿妃李氏為

康妃

史臣曰此

皇上之遵

遺命也夫

三朝要典 卷三十三
册封選侍。本

先帝憑几之言。因楊漣等造垂簾之語。而群小附之。故遲至今日。而後議舉行。蓋漣等氣焰正盛。足以箝正論。而必欲行其本謀故耳。迨

睿斷不撓。

恩禮旋渙。而中外臣民。益曉然知罔上行私者之罪大矣。

十月。戊戌。罷吏部尚書趙南星。己亥。罷左都御史高攀龍。知縣嶧西鍾鼎。以太常寺卿謝應祥。曾令于其邑有師生誼。囑署選員外郎夏嘉遇言于南星。違衆議用之。旋爲御史陳九疇所糾。發互相訐。辯上怒甚。大中。嘉遇。九疇。俱降謫。南星。攀龍。各不自安。上疏求罷。

上遂允之。給事中沈惟炳疏救。亦降調。大學士韓爌。朱國禎。臣秉謙。朱延禧。魏廣微。以免放冢卿。降處言官。

御批徑發不復到閣。又

發下左都御史高攀龍本，并

御筆原改票帖。一時一事，免二大臣。向所未有

其於國體，不無有傷。具揭陳

請祈留二臣，并宥言官。

上諭以

祖宗設立會推會看，原非爲師生植黨比。今冢

臣憲臣附和依違，全無公論，知有情面不知

世廟朝廷，戒

取如此其沈惟炳等言，違朕前

已示薄懲。卿等不必挺身救解，亦不可過生

猜忖。致滋煩擾，紛囂還遵前旨行。

甲辰

上諭大小臣工曰

朕紹承大統，四載于茲。值軍旅頻興，封疆未

謐。兼天災踵至，歲事不登。致海內蕭條，民生

重困。所望君臣一體上下同心，登進仁賢，講

求食兵，奠中國，以禦夷狄，修人事而補天工。

朕每食寢弗寧。焦勞罔恤。未得安攘之道。乃爾等大小臣庶。坐盲國家之祿。靡懷君父之憂。內外連結。呼吸應答。盤據要地。把持通津。念在營私。事圖顛倒。誅鋤衆正。朋比爲姦。欺朕幼冲。無所忌憚。邇年以來。恣行愈甚。忠貞皆爲解體。明哲咸思保身。將使朕孤立無與。而後快罔上之心。抑使人盡緘口。然後滿其無將之念歟。朕前已有特諭。備極詳明。如何

大小臣工。視若弁髦。全不尊信。幸天啓朕心。豁然頓悟。近覽御史陳九疇會看文書。及國

事攸關。輒任情軒輊。法紀所係。謬與調停。統均之道。旣乖。風憲之猷。更失。因思從前所爲。皆是欺瞞。但遂營謀之私。不顧肺腑之見。今元兇已放。群小未安。或公相黨救。或妄肆猜忖。本當根株盡拔。徹底澄清。念玉石猝未能辨。雷霆詎可驟施。諭爾徒衆。姑與維新。洗滌腎腸。脫換胎骨。果能改圖。仍當任用。如有怙其稔惡。嫉夫善類。甘爲指縱之鷹犬。罔慮貽

遺之禍患。朕將力行

祖宗之法，決不襲姑息之政矣。

史臣曰。傅樾以爭鄒維璉之故。而汪文言敗。陳九疇以發晉撫之私。而魏大中敗。

聖明洞囑羣姦情狀。而免放元兇。

御批徑發矣。夫不有剛斷。何以成乾。不有夬決。何以消陰。非

皇上聰明天縱。安能有此雷厲風行之政哉。

已酉吏部署部事左侍郎陳於廷等會推

吏部尚書。以喬允升。馮從吾。汪應蛟。列名

上怒其不公。遂降

詔曰。吏部都察院。濁亂已久。大非

祖宗設立初意。朕已屢旨更改。如何此次會推。仍是趙南星擬用之私人。顯是陳于廷。楊漣。左光斗。箝制眾正。抗旨徇私。三克既倡。率于前。誰敢不附和。于後。又會推職名。都察院不

曾全列。况近日楊漣。既曾親接

聖諭。今值會推之日。豈可佯為不知。怙惡不悛。註籍躲閃。又前與高攀龍。會看陳九疇之事。黨比不公。頗屬楊漣。左光斗。主張而乃了不引咎。公然欺朕幼冲。真巨猾老姦。真頑無耻。陳于廷前奏。從來會推。吏科河南道。槩與畫題袁化中。不無扶同情弊。陳于廷。楊漣。左光斗。俱恣肆欺瞞。大不敬。無人臣禮。都着革了職。乃趙南星。高攀龍。逐而群姦之局解。南道。御趙南星。高攀龍。逐而群姦之局解。疏訛。糾。詰。命。已。而。掌。河。姦黨漸散矣。

史臣曰。趙南星。高攀龍。逐而群姦之氣消。楊漣。左光斗。逐而群姦之局解。於是氛祲開而陽和復。大小臣工咸刮磨奮厲以應

維新之運。稽之天道。參以人事。無陰陽剝復一大交會也。

十二月。丁亥。御史周昌晉奏言。向者諸臣。

以偏勝之心。就一成之局。如議移宮。則移宮已耳。而重之以垂簾。擬之為阿黨。遂稱定策之業。映照千古。即云不居功。已有其事矣。且文致鍛鍊。開口輒擯。今者

召還賈繼春。徐景濂。王志道等。眾心稱快。而猶有未盡昭雪者。一官之升沉。在諸臣者小。國家之是非。係于千古者大。已往者弗論。而信史一段。斷難曲以附會。家庭父子之倫。

既博人功名。清史褒貶之嚴。復修人嫌怨。此時不剖。更復何待。所當明白宣示。以正

不易之案者。奏人

上是之乃

詔所司曰。向來濁亂朝政。朕已將渠魁屏斥。其餘姑與維新。登進人材。方今急務。當次第舉行。移宮進藥事跡。自明着宣付史館。從實紀載。

甲辰御史梁夢環條論計典言。臣向見汪文言之流毒痛憾在心。至今未平。當茲

覲期恐踵相效尤鼓唇搖舌變亂是非納賄通情恣行姦弊為計典害疏入

上日前部院諸臣自取斥逐皆錄汪文言輩肆讒惑聽以致貞邪混淆即廷杖豈盡其辜還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扭解來京窮究以清禍本

史臣曰汪文言姦狀傳樞發之于前梁夢環暴之于後而

睿斷明威潭彰有赫真所謂天網恢恢疎而不

乙丑正月乙亥原任南京太常寺少卿喬應甲以左副都御史

召在道陳言凡十疏大槩謂

三朝輿論漸明一時人心稱快直斥背公徇私之臣以破佞人衣鉢之傳其所斥為黨魁者李三才也言三才前為淮撫潛謀大拜則令門生曹于汴授意于段然繼居通濟則與張問達表裏為姦賣官鬻爵又藉黃

正賓汪文言以交通中外而趙南星高攀龍等遂力爲引援總之東林得淮撫則暗有所恃淮撫得東林則兩有所挾故張問達趙南星之起用皆趨附三才得之而依門傍戶者實繁有徒剖分宜蚤上以門戶源委朝論自明下之所司

二月癸未大理寺丞徐大化因受職陳言論臣紀當植謂年來賢哲竄伏僉任高張

結頰營私黨同伐異始猶藉霧爽以恫喝既且專擅而恣行移宮線索受之王安呼

帝妃名而使跟蹌出宮

先帝在天之靈必有恫然不安者又何至居之爲功而驕語同朝互結邪黨使天下之事皆出楊左二人手以爲功名富貴地乎汪文言下流罪犯誰納其賄而題與清華之選有何通神役鬼之能晝夜出入於尚書都憲侍郎科道之家一切陞除如取諸寄其故安在也幸群邪已退衆正漸興景色

一新慮終宜計

上覽奏善之乃

詔所司曰近來紀綱不振全是欺君植黨輩盤據要津招權納賄楊漣左光斗其尤俟汪文言逮至審明追贓

壬辰

上於經筵百諭羣臣邇來百官結黨朕已分別處分你每還傳與他以後改過自新姑不深究

史臣曰恭繹

皇上斯論而知

聖仁浩蕩未嘗不樂與有位維新且亦未嘗苛求于諸臣也彼植黨行私者殆所謂自作孽不可逭者歟

三月癸丑汪文言逮至下之

詔獄窮治其罪

甲子錦衣衛掌北鎮撫司事指揮許顯純等究問汪文言供稱先年曾在本縣知縣

三朝要典 卷二十三
施天德下應當門役智術儼巧迎合官意
尋改庫吏與天德過付後爲推官李夔龍
訪拏因賄問官夏之令左右得脫潛逃至
京改名守泰值天德任武選郎遂冒人武
學比有親識中書黃正賓薦引王安門下
拜爲義父乘

光廟上賓潛同科臣惠世揚至內直房倡造移
宮楊漣首先建議左光斗魏大中從而和

旨意俱與蔽諂此謚與此摭一應摭納賄報雪恩

思營一職以便與縉紳往來仍以文言本
名納監廣結朝官楊漣左光斗魏大中毛
士龍袁化中繆昌期等招搖參與
朝政旋被府丞邵輔忠參論刑部奉

旨問擬贖徒復鑽謀辯復託楊漣等轉求閣臣
題授中書出入

禁地聲勢日大又授趙南星門下凡陞除考
選無不與聞如知縣盧化鰲之營吏部先

送文言銀貳百兩。鄧漢之陞薊撫。亦文言轉囑鄒維璉之改吏部。有千金并金壺賄趙南星。而文言爲之過付。甘肅巡撫李若星。遂賄至伍千伍百金。徐淮道施天德。餉參千兩。文言替伊謀幹。迨爲傅樾糾發。下獄。南星上本申救。

廷杖革職。而袁化中。鄧漢。錢士晉。尚厚贖焉。至因左光斗不喜主事曹履吉而出之外。逼科臣阮大鍼告病。而奪其位。以與魏大

中亦其謀也。楊鎬熊廷弼各捐數萬金。賄謀停刑。文言之力爲多。王之案徐良彥。熊明遇。鄧漢之起廢。皆楊漣。左光斗主之。而文言通其脈。獄旣具。乃爲讞語以奏曰。汪文言齷齪小人。么膺賤品。附託要津。夤緣當事。最可憾者。以遊棍而干

大內之權。移宮自其作俑。離間而竊

國計之重建。議實是沽名。至如供出諸臣。總非爲

國。槩是營私。則王安開倖竇之門。而本犯作
渠魁之首。楊漣左光斗。以移宮爲立名之
地。以建議作躡等之資。趙南星招權怙寵。
偏聽生姦。熊廷弼楊鎬。敗壞封疆。評允已
久。安得以買命之金。代爲停刑之議。此姦
之惡醞釀已深。招承非枉。請

勅下法司研鞫之

上報曰。據汪文言。招稱甘肅巡撫李若星。用銀
伍千伍百兩。謀得前缺。便着革了職。爲民當
差。仍追奪誥命。本內一切賊私。尚有含糊不
明的。還着許顯純嚴刑究問。務要逐項指出
何人收受。確招具奏。

史臣曰。此鎮撫司第一疏招詞也。雖
供稱贓賄。尚有含糊。而倡造移宮之
事。則已吐露而不可掩矣。然未卽逮
漣等。而尚俟再訊者。固

聖明慎刑之本心哉

乙亥鎮撫司復奉

旨將汪文言研鞫之。大槩與前招同。而供出入趙南星之門爲其過付者。則與許念敬俱。鄧漢破例推薊撫謝禮有二千兩。楊鎬。熊廷弼。行賄營脫其受銀一萬兩。而十日內四疏保廷弼者。科臣周朝瑞也。受銀二千兩。而援嘉靖甲元例應議停刑者。通政司叅議黃龍光也。受銀四萬兩。而改廷弼入務疑者。刑部郎中顧大章也。各受銀二萬兩。而多方爲廷弼營脫者。楊漣左光斗也。魏大中袁化中亦受重賄同聲救之。就中過付皆文言所爲亦分受銀一萬兩。李三才以銀八千兩託文言營謀起用文言與袁化中毛士龍瓜分之。而南司徒冢宰之推相繼起矣。至考選科道楊漣各受賄不等。左光斗之爲屯院督學薦舉合屬亦各受賄不等。皆文言過付。其交結諸人趙南星楊漣左光斗魏大中毛士龍惠世楊袁化中繆昌期施天德黃正賓王之寀徐良

彥。熊明遇。錢士晉等。則前招已悉。獄上

詔曰。楊鎬。熊廷弼。既失封疆。又公行賄賂。以希倖脫。楊漣。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顧大章。俱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扭解來京。同汪文言。一併究問追贓。其本內受贓各官。趙南星等。一十五人。除已經削籍外。餘俱削了籍。着撫按提問追贓。具奏不得徇情庇護。

史臣曰。此鎮撫司第二疏招詞也。是時漣等六人。雖以受賄庇姦逮。然

皇上所以痛憾于群姦者。則更自有在焉。迨漣等至。而移宮始末。供吐遍真。遂

詔司寇正罪定刑。以彰

天討。而

先帝在天之靈。於是乎慰矣。

四月乙酉。給事中霍維華奏言。頃者邪臣假借題目。誣讒

宮庭。虧損

聖德。如所謂梃擊紅丸移宮三事。已捏形章奏

三朝要典 卷二十三
簧惑聽聞更欲竄入纂修迷亂萬世用是不避忌諱據實剖明快

祖宗在天之靈暢

皇上繼述之志其論移宮者曰

先帝彌留之際所拳拳丁寧不厭諄切者轉導嗣皇

冊封

李選侍而已

選侍之居
乾清宮也從侍

先帝也

宮車晏駕。

選侍自應移居別宮亦自應候

旨令

選侍移居何宮而後可移也。

選侍何敢擅移亦何俟臣子爭執之而始移也丙子昧爽元輔以下文武大臣以及省臺郎署無弗入者何爲楊漣一人獨以排

闕稱也比群臣見

皇上卽羅拜呼

萬歲又何煩劉一燦。楊漣。左光斗等。侈口擁戴之功哉。且元輔之方從哲。首垣之范濟世。掌道之顧慥。無日無事。不在一燦。漣。光斗之前者。又何以擁戴之功。獨三人攘臂居也。使當時灑掃別宮。請

選侍入居。諭以

登極後遵

遺命行

冊封貴妃禮。此不過一內使傳示足矣。何至煩諸臣之紛紛也。臣嘗聞其槩矣。當濟世與漣。光斗等之入也。見一宦者手握數紙。箕踞怒罵。有如今還要我叩頭。叫他認得我之語。濟世等詢之。乃知爲王安也。問其所罵何人。則應爲

李選侍也。所持之紙卽排

選侍之揭也。安將揭人。授一紙。濟世等心訝

而面拒之。獨漣與光斗口誦心維不自覺。其席前膝促神暈而形就也。繇是而播自后之說。繇是而煽垂簾之議。繇是而捏宮嬪之詞。誣告。

選侍之孺名繇是而興盜寶之獄。羅及選侍之生父粧成莫須有之疑。以熒惑

聖德矯

詔恣惡震駭遠邇。皆正安一人居中爲祟。漣與光斗等入幕運籌而助之虐也。移宮之日。密布多人。整擄

選侍之奩篋。併攫及頭上之簪珥。俾令自負。皇八公主。跟踏徒跣而奔。

一號殿。吞聲飲泣。莫從控籲。而隨侍之李進。忠劉朝等十餘人。且毆傷狼狽。面縛下獄。立刻擬斬。連及侍父。惴惴思死。此不過假盜寶以爲名。因殺此數人以滅口耳。向非刑部尚書黃克纘據法力爭。開諭保全。侍父不能得其死。

三朝要典 卷二十三 三
選侍何以安其生進忠等三人。旋畢命于刑
毆之餘。劉朝等數人又安能延喘于犴狴
之中。他日復得見

皇上之面。赦其餘生。以正王安矯

詔之罪哉。觀于李進忠劉朝等之下獄。而

皇上不及知。則

選侍當日踉蹌之狀。與

一號殿蕭條之景

皇上亦必不及知。以至自后垂簾。種種不情之
波槩可推矣。臣以爲

選侍之請封也。請封妃也

冊封貴妃之

旨

先帝之親傳者三

皇上之親促者再。王安猶能朦朧挑激。湯蔽稽

停迄今。讀范濟世請封

選侍一疏。猶令人痛哭而流涕焉。妃之未封

而况于后請之不得。而况于自后不妃不

后而况于垂簾倘

選侍而果有自后垂簾之威權也王安焉敢不叩頭又安敢箕踞而怒罵之哉臣以爲宮不難移也王安等故難之也當日

皇上一見羣臣安等卽奉

皇上歸

慈慶宮不復至

乾清一步者欲

皇上不與

選侍相見乃可以行其離間之計也故難移宮者用以激怒

皇上而重

選侍之罪眩惑中外而張擁戴之功也不然何御史郭如楚疏有移宮原係定理不得居以爲功之說邪黨恨之入骨俾不得一日安乎其位也豈非犯其所深忌哉使是時有

旨令

三朝要典 卷二十三
選侍移宮而據不肯出或

皇上力不能使之出然後臣子得以借口而幸功耳乃移宮之說甫出遽使

選侍徒跣奔避進忠等束手就縛而

皇上尚不知也是尚得謂宮之難移哉臣又以爲李進忠等未嘗盜寶也乃王安等搶之也夫寶誰之寶

選侍之物實

先帝之賜予也以

選侍之物

選侍之人自移之何得謂之盜也且徒手數人所執有限何得謂之盜至數萬也以

先帝之賜予者王安等搶而還之

皇上臣固知

皇上之不忍受也乃竟以

選侍之奩篋擄而充王安之囊橐不罪搶而罪盜不亦顛倒之極哉王安夙讐

選侍百計排擠毫無顧忌猶權璫跋扈之常

態無足深怪。漣與光斗等。讀聖賢書。受

累朝深息。亦復甘心蹈亂賊之轍。犯神人之憤。

而不恤者。何也。不過欲假此以結權王安。

依為輿援。線索潛通。禍福立見。可以庇邪

害正。納賄招權。為所欲為。而無不如意耳。

然非輔臣劉一燝權輿其間。謀去從哲。獨

專政柄。迎合票擬。仰鼻息而聽順。指為禍

亦不至若彼之烈也。及王安事敗。一燝懼

罪及已。猶極力彌縫。再次繳還。提取劉朝

等之

明旨豈非朋此為姦之左券耶。王安罪狀彰彰

如是死不足贖。而周嘉謨且感且憐。忿然

不平。代為報復。驕語向人曰。王安罪不至

死。夫假

親王令旨者。死况矯

天子詔。一朝而辟無辜之數命哉。幸

皇上日月之

雷霆之斷立。正王安之罪。並遵

三朝要典 卷二十三 二十六
先帝遺命加

選侍以

康妃之封

恩禮優隆家庭骨肉之情懽然如故從前雲霧
風波小人費盡伎倆難掩

天空日霽終歸水落石出若輩無限罪孽以次
敗露自作自受誰怨誰尤然臣猶惓惓於
實錄者特以年來門戶爲政授意纂修實
者未必錄錄者未必實也奉

上曰 具在擬擊案中

史臣口自群姦之局敗而正論始出
其論移宮情事首末隱微無有如此
疏之明且盡者嗟乎漣等所營分寸
之間耳竟不顧綱常萬世之大義其
自取大戮不亦宜乎

三朝要典卷之二十三 終

三朝要典卷之二十四

移宮

五月庚申。給事中楊所修等。奏曰。

世宗肅皇帝。入繼

大統。首議尊崇典禮。輔臣楊廷和。欲擅擁立功。

力主異議。率羣臣伏

闕大呼。聲震於

內。賴

肅皇帝獨斷於心。黜羣議而惟從。一是大禮以

三朝要典 卷二十四
定

命都察院刊布大禮

勅於天下。仍

命官纂修

明倫大典。其間備述諸臣建議本末。邪正具載。維時與議諸臣。特以考證未確。識見未定。有拂

世廟仁孝之心。尚大撻

聖怒。編成削籍。廷杖不等。豈謂今日有無風起

波借題生事証

皇上之

祖孫父子。圖一己之富貴功名。如挺擊。紅丸移宮三案。若王之案等所爲者。今幸有

皇祖。

皇考在天之靈。陰殛其惡。

皇上日月之明。顯燭其姦。臺省諸臣。慷慨直陳。及當日身在事中。橫被黨同誣害者。先後奏白其事。節奉有

宣付史館。改正。

實錄。併詳載顛末。播告天下之旨。第

實錄係金匱石室之藏。外廷不得聞見。一時在廷諸臣。且多意揣摩。中外臣民。又何從如之。懇求

皇上。明諭史臣。將奉旨改正。

實錄。明與閣部大臣九卿科道等官共見。以釋

中外之疑仍

命史臣。將三事內。前後章奏。撮其大畧。分別編次成書。

勅令都察院。刊行天下。

上曰。三事已有屢旨。

實錄自當改正。以傳信史。

史臣曰。諸姦敗而命討昭。正論出而是非定。科臣楊所修。猶慮無以傳信。萬世請倣。

明倫大典輯錄至書。以垂永永。

皇上允之。遂有丙寅正月之

詔。一日丹毫。千秋信史。其裨益于國是人心。豈

不大且遠哉

癸亥。御史周維持。上言。方今

聖明在御。衆正盈廷。一時師濟。可謂盛矣。然竊

覩

廟堂之上。持法稍有未平。剔蠹似有未淨。如招

引王之案。以至結黨煽惑者。張問達趙南

星也。南星削籍矣。問達獨可晏然乎。護庇

王安以至蔑

旨罔

上者。周嘉謨劉一燝也。一燝削籍矣。嘉謨獨可

無恙乎。其情形顛末。已詳悉于科臣疏中。

皇上何不亟為正罪。以明公案也。疏入。

上命削周嘉謨。仍追奪誥命。

六月甲辰。下周朝瑞袁化中左光斗顧大

章魏大中楊漣于北鎮撫司考議。

丙午。鎮撫司嚴訊楊漣等六人。所供移宮受賄等情。與汪文言前招如出一口。遂爲獄詞上。

聞曰。楊漣左光斗。位居顯要。速化功名。要譽矯情。亂謀壞法律之重者。失封疆。乃藉四萬多金。代爲解脫。法之嚴者。結內侍。敢倡附和之。疏妄議移宮。考選所以遴才。漣每視爲竒貨。薦揚所以奏最。斗何不儆官邪。袁化中。魏大中。竊居言路。側倚冰山。烹分卸罪之賄。不耻貪饕。寧干倡亂之謀。罔知

國是。周朝瑞。顧大章。利慾薰心。弁髦

國法。喪師辱國。誰開使過之言。罪當情真。敢闢回生之路。汪文言交深肺腑。語出根心。前案已明。後審更切。此數人者。忌盈造物。獲罪王章。研審既真。招承非在。疏入。

上曰。楊漣等既已服辜。着不時研刑。追比五日。一回奏待追贓完日。送刑部據招擬罪。

史臣曰。此鎮撫司第三疏招辭也。時

文言已斃而獄詞前後如出一口豈非所謂大明麗天而魑魅不得遁其形者乎豐之象日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日中之慶斯舉足以當之

七月癸丑北鎮撫司許顯純等疏請楊漣等送法司追贓定罪。

上曰楊漣等黨比熊廷弼淪沒封疆且納賄招權攪亂朝政移宮一事陷朕不孝罪惡滔天許顯純等如何擅求送部明屬徇私還着本司照原叅數目嚴比追贓不得寬縱。

八月戊子。

上諭內閣曰

朕自去歲以來屏逐克邪廓清朝宇勵精圖治雅意中興念國步之維艱憫民生之日促宵衣旰食焦心勞思而秉軸大臣莫肯爲朕分猷共念者且軍興告匱斟酌何方疆場未寧安攘何策卽如楊漣左光斗等移宮一事

背

先帝之深恩。陷朕躬於不孝。又能延弼等。喪遼辱國一案。便寸斬尚有餘辜。而楊漣左光斗等。各納其重賄。巧求出脫。此皆天地之所不容。人臣之所切齒。卽五刑不足以申其法。九死不足以盡其愆。肆諸市朝。用彰憲典。而在朝大臣。持祿養交。徇私避禍。但顧子孫之計。不圖

社稷之安。朕方率循舊章。而曰朝政日亂。朕方祖述堯舜。而曰大不相侔。以致言路各官。承望風旨。緘口結舌。無敢直明其罪者。國家養士。竟何賴焉。卿等可傳示大小官員。自今以後。務要改過自新。其維國是。掃清門戶。專力封疆。再敢有陰懷觀望。暗弄機關。或巧借題目。代人報讐。或捏寫飛言。希圖翻案者。朕按祖宗所立紅牌。俱治以說謊欺君之罪。必不食言。其楊漣等三人。生爲貪婪之賊。臣死爲不忠之逆鬼。今雖在獄身故。而殘害忠良。同惡

三朝要典 卷二十四
之類尚存。俟追賊完日。明具爰書。暴其罪狀。布告遠邇。昭著史冊。垂示將來。以爲萬世人臣不忠者之戒。

九月己酉。御史賈繼春奉

召命至。上言

皇考升遐。

皇上以元良嗣登

大寶。今

康妃自然避

正殿而居別室。何侍移宮。抵因王安以修怨之故。倡爲移宮之說。手授揭帖于直房。楊漣與左光斗等。遂希寵助虐。昧心說謊。如垂簾聽政等語。俱絕無影響。夢中說夢者。而漣等忍爲之。敢爲之。以讎

先帝而謾

皇上。罪已不容誅矣。而王安且乘皇上之在

慈慶宮也。乃蒙蔽假傳。立刻驅逐。羣閹打搶。

三朝要典 卷二十四
九
漣等復呼奴詈罵于

宮門攘臂咆哮于

太內俾

康妃與

皇妹踉蹌徒跣備受慘辱彼其意中既無

先皇目中亦豈有

冲聖不知

在天神靈當日何如酸楚而我

皇上至性仁孝今日又如何痛恨也伏念漣等

可死之罪莫大于交結王安毀誣

先帝虧損

聖德逼辱

康妃與

皇八公主而受賄猶其小也追賊猶其餘也
去歲科臣傅樾疏劾汪文言左光斗魏大
中朋比亂政之姦卽不言楊漣而漣在其
中矣漣見文言就縛則光斗大中必不免
光斗大中不免則已亦必不免于是爲先

發遮飾之計。而光斗等寔陰主之。于是乎
叅內之䟽。迫而上矣。夫叅內其所惜之題
目也。而漣非其人也。且叅之于文言。光斗
等。岌岌敗露之日。業已心悸而鬼驚。故不
覺手忙而脚亂。此

明旨所謂肺肝如見者也。蓋其叅之之意。不過
假此以恐喝內外。箝制人口。文言幸而獲
免。則光斗等皆可獲免。而漣之首惡。亦可
併借以獲免矣。抑知漣等罪大惡極。神人
其憤天地之所不容。

祖宗之所必殛者也。

皇上以天地之心體

先皇之志。安能一日忘情于若輩乎。漣等之所
以有今日也。然而漣等之附王安以得罪
先帝也。其惡大。而止以納賄追贓死。則所以當
死之罪未明也。漣之假叅䟽以救汪文言
等。併以自救也。其情真。而反爲邪黨借口
惑衆。地則尤不可不明其所以當死之罪。

以破其借題自文之姦也。如近日聖言。所謂定爰書。布中外昭史冊者。誠不宐一日緩。而爰書既定。要使天下萬世。曉然知連等結黨納賄之罪固重。而移宮犯上之罪更重也。要使天下萬世。曉然知

朝廷之罪連等。雖怒其結黨受賄。而更恨其不道無人臣禮也。要使天下萬世。曉然知連等之得罪。與

朝廷之罪連等。政因其無將而誅。原非止以結黨受賄構禍也。如是而天下萬世。乃曉然知

皇上雷霆震擊之下。不過治以應得之罪。

日月照臨之中。亦未嘗有不盡之情也。抑聞若輩從前倡惑之說。久播中外。且擴爲傳記。淆亂聽聞。將復如熊廷弼掩罪飾功之故智焉。夫

先朝明倫大典。不過以議論之異同。尚須播告之天下。今日忠孝亂賊。不啻水火蒼素之

不相蒙者。乃欲變亂而顛倒之。安可不採科臣楊所修之言。亟行照布也。乞

勅下該部。將移宮始末。臣等疏揭。連等罪狀。冠以

聖諭。刊刻成書。頒示百官。以暨郡邑學宮。罔不

洞悉。則

聖孝明而

國是定。刑章確而借題破。我

皇上數年心事。亦且融融泄泄。對越于

二祖

十宗。有餘愜矣。疏入。

上遂下詔曰

先帝升遐。朕躬嗣服。父子承繼。正統相傳。臣子

何得居功。而楊漣左光斗等。妄希定策。串通

王安。倡爲移宮之事。捏造垂簾等語。王安姦

惡異常。乘機報怨。內外交結。黨衆力強。不許

康妃從容奉旨。而逼令踉蹌出宮。

先帝體尚未寒。言猶在耳。漣等卽有權勢。固亦

三朝要典 卷二十四
人臣。乃棄禮忘君。犯上不道。至於此極。使非賈繼春等。䟽揭明斥於前。天牖朕心。憬悟。補封於後。將始終蒙蔽。恩禮有虧。而朕于

皇考。不得爲純孝。卽寸斬楊漣。左光斗。何救於事。况與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深盟固結。招權納賄。罔上行私。黨護熊廷弼。夥壞封疆。鐵案既定。猶貪其重賂。力爲出脫。託汪文言。內探消息。暗弄機關。遍樹私人。布滿津要。壞法亂紀。欺蔽朝廷。及汪文言。言事發。姦謀畢露。自知理屈。乃巧借別樣題目。以掩其罪。剪所忌而肆其胸。信口裝誣。毫無影響。肺肝如見。欲蓋彌章。朕言念及此。深切痛恨。已將熊廷弼處決。傳首九邊。楊漣等。雖追贓身故。而顧大章。係同惡之人。卽送法司。將前後事情。逐一研審。取具招辭。從重擬罪。爰書旣成。將諸姦罪狀。及守正諸臣。向來䟽揭。并近數日。屢次旨。俱着史臣。編輯成書。頒行天下。垂示將來。以昭朕孝思。據事直書。毋得回護。使善惡邪

正炳如日星。而黨與不得借口文姦。飾非惑衆。其傳記小說。便著禮部行與各撫按官嚴加禁止。自今以後。非有部文。不許擅刊書籍。違者着緝事衙門訪獲。治以妖言惑衆之罪。史臣曰。矯誣始末。霍維華之疏最詳。定罪正刑。賈繼春此疏更確。至

天語煌煌。照布史冊。而我

皇上不匱之思。直將傳之萬世。而無數。昔漢田千秋一言悟武帝。記之高廟神靈。論者不斥其誣。今茲此舉。安知非

光廟在天之靈。所默啓歟。

丙寅。刑部司官御史。寺正等官。會審大章。招吐楊漣等。與汪文言。王安。潛通線索。倡起移宮及諸姦結黨亂政。受熊廷弼賄賂。爲之出脫等情。與前招無異。各按律擬斬。于是刑部尚書李養正。周應秋。左都御史王紹徽。副都御史徐大化。僉都御史潘濬。大理寺少卿吳之醇。倪思輝。潘文。寺丞張

論。臣啓光。孫杰等。具爰書以奏。曰。顧大章與已故楊漣。左光斗。周朝瑞。魏大中。袁化中。注文言。皆以狂悖。竊附威權。慣罔上以沽名。快崇姦而謀利。堂構無恙。何定策之敢言。

社稷有君。孰垂簾之可託。自汪文言。潛通線索。致王內監。突起風波。斗曰。自後可虞。漣曰。移宮宜亟。直房密計。疾如風雨。之至今。

康妃踉蹌失措。不知禍之自來。禁裏傳呼勢。如剽劫之臨。卽

皇妹亦號慟堪憐。曾無言之可訴。乘

皇上諒陰之始。得以恣行快中。消報復之謀。惟其所欲。燭衆聽而背遺言。恫

先靈而虧

聖孝。有臣若此。法可勝誅。猶且招搖作勢。標榜爲名。斥異已之賈繼春。片言刺骨。進黨同之周朝瑞。三辯銜恩。曰誰任擊排。則袁化中。魏大中。拳勇可藉。曰誰供願使。則顧大

章繞指堪收角立門墻。旁開徑竇。吐咳雨露。既饋遺之日來。咤叱風雲。且墜升之在手。最可恨者。封疆大計。亦若視爲等閑。失律元兇。猶欲加之保護。在熊廷弼。不惜以指尅所入。爲續命之金丹。在諸姦。不能以齒牙之餘。顯錢神之力量。或飛書以緩頰。或瀆奏而連章。百方羽翼之圖。一冀法網之漏。是雖豁壑之無厭。亦皆門戶之招徠。總之植黨者。必先假義。以移宮一案爲名。高而羣邪爲之響。赴招權者。猶頌樹人以救熊。自助爲隱念。而國法爲之弁髦。獨不思

飯玉猶溫。正臣子思慕未平之日。

垂裳伊始。豈羣邪跋扈肆志之秋。若非

洞見于一朝。幾致貽譏于萬世。五載之逋誅。已正。兩觀之瘴。極難逃。雖同鬼錄之先登。猶幸丹書之具在。罪惟自取。律擬從公。剖破羣疑。用彰

乾斷當天日月盡掃魍魎之踪。驀地雷霆坐散譎訛之黨。䟽入。

上詔曰楊漣左光斗周朝瑞汪文言兇惡小人目無法紀素與內侍王安互相交結妄希定策首倡移宮。夤緣作弊扶同奏啓。威逼康妃虧朕孝德。又與魏大中袁化中顧大章結成一黨紊亂朝政。明知熊廷弼失陷封疆罪在不赦。乃敢貪其重賄。共爲營脫。巧言諫免。暗邀人心。賴

九廟神靈罪人斯得。誅心定法律當情真雖已瘦死囹圄還當戮屍都市。姑從輕典以示法外之恩。惠世揚同惡相濟。不得獨寬。着錦衣衛差官扭解來京。從重究治。招詞問擬詳明。情律允愜。便依議行。仍遵屢旨。宣付史館。頒行天下。以昭朕仁孝平明之治。以服天下萬世人心。

史臣曰。於時漣等雖死。而罪狀已明。爰書已定。中外臣民無不曉然。知

姦之獲罪于

先帝身犯大逆。而一死不足贖也。乃詔旨再三諄切。不日陷朕不孝。則曰虧朕孝德。怨艾之衷。恫乎不能自己。雖虞帝之慕。何以加諸。臣子讀此。而不切齒痛憾於羣姦者。非人矣。

戊辰。鎮撫司許顯純等因刑部研審楊漣等。爰書既成。遂上疏曰。此獄一案。實臣等親經讞鞫。確審詳明。揚漣等串通王安。倡為移宮之說。捏造垂簾聽政等語。且驅逐

帝妃

皇妹。踉蹌出宮。停封廢禮。慘動一時。遺恨萬世。背

先帝憑几之遺命。損

皇上追慕之孝思。神人共憤。天地含冤。皆楊漣左光斗為之首惡。魏大忠袁化中為之羽翼。周朝瑞顧夫章貪熊廷弼等之重賂。巧為出脫。汪文言從中欺弄。潛通線索。暗借

機關以作題目。遍樹私人。布滿于內。壞法亂紀。罪惡滔天。臣等將此情弊成招。前後具疏。上徹。

宸聽第念

詔獄重情。攸關

國法

勅書開載不許落科發抄。此案惟臣等讞之。獨詳審之。最確。蓋係汪文言之口供。楊漣等之承服。是非真偽。毫無所遮飾。乞將三疏招詞抄付史館庶核。寔有憑而昭垂不謬矣。

上覽奏。詔曰。汪文言卽汪守泰罪逃賤隸人類。不齒。而楊漣。左光斗與之交結。借通王安。倡起移宮之事。希圖富貴。把握朝權。及事發。問徒。又潛住京師。與周朝瑞。顧大章。魏大中。袁化中等。結黨行私。庇護熊廷弼。力爲營救。受其重賄。動以巨萬。夤緣賄囑。冒濫衣冠。黨與寔繁。招搖簧鼓。使一時人情。知有賄賂。不知

有朝廷。知有諸姦。不知有法。紀天厭其惡。國有常刑。已經三法司。依律問擬。情罪允愜。爰書既定。頒布中外。鎮撫司三疏。招詞併着。宣付使館。編斬成書。垂信萬世。

辛丑。惠世揚亦逮。至鎮撫司。供吐情狀。與漣等前招無異。而供倡造移宮事尤詳。言已向與楊漣。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等。交比汪文言。值

先帝升遐。知威福權柄盡屬王安。而安向銜

李選侍。因駕垂簾。飛語冀亂。聽聞世揚托汪文言指引。先與王安計議。後又與漣等同入內直房。聽王安願指授意。漣、光斗等乘多官會議。首倡移宮。世揚從旁助虐。遂偪康妃同

皇八公主。踉蹌出宮。又誣以盜寶。漣等復加喝詈。世揚同聲響應。且波及隨從。漣等自謂有功。尋擢憲職。世揚亦與同升。閃躲回籍。徐圖進止。其餘所招。俱與汪文言同。獄

上。

詔曰。惠世揚備汪文言交結王安。擅入內直房。聽其指使。同楊漣。左光斗。倡議移宮。威逼康妃。目無

先帝。且黨邪害正。罪狀非一。寃問既明。着送法司。再加研審。依律從重擬罪。仍宣付史館。垂示將來。爲人臣不忠之戒。

丙寅二月戊子。刑部尚書徐兆魁會同左都御史周應秋。副都御史徐大化。僉都御史臣啓光。大理寺卿吳中。偉少卿孫杰。寺丞劉廷宣。將世揚公鞫之。俛首吐供。一一如鎮撫司所讞。遂合詞奏曰。惠世揚賦貌猙獰。操心險惡。冒居諫職。罔思率繇正路。甘作挨門傍戶之徒。自恃要津。顧乃嫉妬。端人。賸有植黨行私之計。目不識倫。常之義口不道忠信之言。結納最工。首比汪文言。覲通

大內。夤緣更甚。繼因王安。遂倡異謀。當

先帝上賓之辰政

聖主哀慕之日文武臣工誰不隕鼎湖之

宮闈內外曾何有纖芥之嫌乃世揚等突倡
移宮輒捏垂簾之橫語竟令徒處復架盜
寶之虛誣是致

康妃幾于投繯

八公主幾于赴井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若非
司寇昌言力挽臺臣抗疏死爭禍之成也
于汝安乎旋懼露而託病以歸頓作潛形
之鬼魅及逮訊而聲言願死何殊扞網之
冥頑蓋楊左畜無

君之心故敢做敢爲妄要功于定策世揚濟滔
天之惡故協謀協力幾速禍于禁闈曾不
思離間

皇家骨內之條罪在不赦又不思交結近侍官
員之律法豈獨輕彼青衣小帽豈科臣所
屑爲而世揚爲之粧扮何殊傀儡彼內直
潛身又豈外臣所敢犯而世揚犯之行藏

豈顧刑章。拷訊終無一詞。已知身作之孽。罪狀原無可借。難逃不道之辜。宜服上刑。用伸

國法入奏。

詔曰。

先帝賓天之日。惠世揚與楊漣左光斗同惡相濟。造語垂簾。希功定策。致康妃母子踉蹌失所。先經黃克纘賈繼春論劾。罪狀甚明。及查其串通汪文言入王安直房。褻衣密謀。則離間親親。交結近侍。大惡備矣。重辟允當。卽依擬行。

壬寅。太常寺卿劉廷元奉

召命至上言。挺擊一案。微臣寔首其事。紅丸移宮二案。臣實義激于中。如

選侍之移宮也。宜待之候

命而行之法。陡以垂簾聽政。媒孽其間。其誰服之。若輩自謂非借大題目。難徼大富貴。難設大網羅。不知惡孽旣盈。禍機旋伏。可見

二祖

十宗之靈。炯炯若為。極之矣。奉

旨。具在挺擊案中。

史臣曰。移宮一案。造自權璫。煽于邪黨。當是時也。微我

皇上。離照當空。乾剛獨斷。將貫高之計。得行。其

兇之羣。難渙。燭亂世界。熒惑聽聞。有

不可勝言者。自黜王安。而諸黨寒。罪

揚漣。左光斗。惠世揚。周朝瑞等。而全

局破。羣陰一撥。杲日中天。昔宋邢恕

造定策之說。以誣宣仁。而蔡確居之

不疑。元祐諸君子。惡而斥之。是矣。而

不能明正其罪。告之天下。播之後世。

破其陰謀。散其徒黨。卒使章惇。京下

挾其邪說。復從而緣飾之。以貽紹聖

之禍。

皇上既詔法司。明正刑章。復

命臣等嚴加斧鉞。俾彙集正言。量摘邪說。于是

黑白判于指掌。邪正較若列眉。而

皇上仁孝。曉然于天下萬世矣。

聖明之慮遠哉。

丙寅三月己未。工部右侍郎仍監察工程。事崔呈秀奏曰。史臣編輯

三朝要典。起於乙卯。止於辛酉。七年之中。起三

大案。蓋諸姦媒。釁孽于骨肉。構風影於

宮闈。誣妄淋漓于筆端。播煽招邀其徒黨。賴

皇上神明洞燭。

勅法成書。以揚

祖德。而肅臣紀。甚盛。臣敢本未言之初年奏

請建諸正也。已而呂坤。遂舛閏範圍。說陽頌

皇貴妃。而陰居護持之功。飛誣流譚。遂生猜

忖。因萌微倖。嗣是捏造憂危。竝議會逢

上怒。巧卸之人。而給事戴士衡。御史樊玉衡。成

遣矣。大學士張位。且削籍矣。而浸淫邪說。

矰慕竒勲。暫快驅除。遠基封拜。則又刻續

憂危。竝議一書。布散

三朝要典 卷二十四
朝堂。詭稱朱東吉撰。若謂東宮之吉語也。皆姦書也。

聖祖震怒大索。爰有姦書之獄。使非

天縱慈孝。讒夫乘而間之。何慮不爲江充蘇自也耶。至于

三王並封

聖祖欲進

中宮毓嫡以隆大本。輔臣將順

帝美。急定長以絕旁賢。

主聖臣忠。父慈子孝。萬古無兩。而前年鄒德泳猶抗章追論。以揚三案之波。而助其燄。

藩封之國。自是恒典。久安藩邸之

福王府第成而之國。甚尋常事。禮臣孫慎行等。妄居格心之功。衆譽掀天之業。附會文致。厚誣其

主有立少之心。而已居元功。以希爵祿。欺天罔人。孰甚此者乎。

神祖臨御四十八年。慈孝如一日也。羣臣卽矢

三朝要典 卷二十四
憂盛危明之謨。不當有疑詢居功之寔。至
持挺之顛夫。一介掃除之隸。縛而開之。
上屬之吏矣。發
顧命而御藥。登

大寶而移宮。莫非經正之事。幻作非常之功。慎
行訑訑自外。至倡議討賊。駭俗驚愚。猶之
國居功之故智也。就事論事。雖分三案。藉
口

國本寔同一源。昧元臣定長之苦心。詐爲立
少之諍。循分封之國之故事。謬託翼儲之
功。馴至般移挺藥。矯作疑端。庶幾燭影斧
聲。訛爲謫案。弑逆大獄未遂。湧幢小品先
刊。此東林所繇起于詭遇。盛于標榜。至于
晚乃決裂而干

天誅耳。王之寀。貪暴不容于物論。因提牢而造
獄。自詫竒貨可居。陸大受以戶部郎擬定
福府長史。而出䟽規避。翻稱衛護

國本。皆詭姦所繇昌而張。問達講張變幻不

可方物。初爲少司寇。狗之案以長其姦。旣當察典。諉之拾遺。以謝輿論。身躋院部。又畏其兇鋒。察權勢所在。一歲九遷。以曲致諂阿。真姦貪之雄。亂法之首。今史臣編緝。宜檢問達。支吾反覆。游幻之章。疏察處超遷之月日。遵

旨加以斷案。乃奪姦魄而杜讒。如更祈

勅下總裁各官。務覈章奏月日。可以傳開增入。反開辯端。毋以已意減刪。自卽欺妄。必詳必慎。如臣所舉數端。証

帝德而竊虛名者。列其槩于要典簡端。以清其源。用嚴人臣無將之戒。

上是之曰。這本辯妖書。並封之國三事。本末昭然。皆緣姦人。巧立國本名色。厚誣

皇祖。以驅逐輔臣。妄希富貴。寔與三案諸姦。一脉相貫。卽着宣付史館。列其大槩於要典之端。用彰

先朝慈孝。無令姦黨。仍竊虛名。混淆國是。

史臣曰。三案起于數年之內。而其藥已醞釀于並封妖書之國之時。此皆女姦人妄希定策。借

國本名色以圖富貴。一脈遞承。轉相附會。若不溯流窮源。追尋禍始。後世終不如女姦黨之植根甚遠。而流毒甚深。自皇上勅臣等詳敘三案本原。抉數十年滋蔓之根。垂千萬世如山之案。俾

先朝慈孝。昭昭揭日月而行。則一舉而人倫之極備矣。卽有鹿馬之女姦。亦將何所借以消

國是哉